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LIBRARY

MAR 3 1983

PROVISIONAL

S/PV.2409  
16 December 1983

CHINESE

UN/SA COLLECTION

第二四〇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12月16日星期四下午4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纳托尔夫先生

(波兰)

成员国：中国

杨虎山先生

法国

卢埃先生

圭亚那

卡伦先生

爱尔兰

克雷格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约旦

布赖扎特先生

巴拿马

卡姆先生

西班牙

阿塔乔先生

多哥

阿乔伊先生

乌干达

奥顿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莱安德罗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利钦斯坦先生

扎伊尔

恩格伊拉·姆贝拉·卡兰达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星期内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366号，A-3550室）。

82-65085/A

下午4时3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

12月9日莱索托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5515)

主席：按照以前的会议对此项目所作出的决定，我请莱索托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埃及、格林纳达、几内亚、印度、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加拉瓜、塞舌尔、塞拉利昂、南非、斯威士兰、南斯拉夫、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莫拉波先生（莱索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萨赫怒恩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奥吉马先生（贝宁）、勒格怀拉先生（博茨瓦纳）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泰勒先生（格林纳达）、卡巴先生（几内亚）、克里什南先生（印度）、瓦布格先生（肯尼亚）、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各国）、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冈西厄女士（塞舌尔）、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斯图尔德先生（南非）、马林加先生（斯威士兰）、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马欣盖泽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也门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对议程上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两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鲁皮阿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萨拉姆先生（也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1982年12月16日多哥、乌干达和扎伊尔代表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们以下署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谨请安理会在审议‘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这个项目时，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约翰斯通·马卡蒂尼先生发出邀请。”

这封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S/15526号文件印发。现在安理会各成员面前都有这份文件。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约翰斯通·马卡蒂尼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卡姆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我认为在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2月份主席时向你致意，是一件荣幸的事情，我国代表团谨向你表示真挚的祝贺，并对你主持安理会工作的卓越表现，公开表示赞赏。在你主持安理会工作的日子里，你已证实你不愧为一个多才多艺的外交家。你为你伟大的国家带来了荣誉；巴拿马一直同贵国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密切关系。

我要向莱索托外交部长查尔斯·莫拉波先生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这个星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我谨代表卡洛斯·奥索雷斯大使和巴拿马代表团全体人员，对安理会各成员和其他代表团在巴拿马担任安理会11月份主席时，对我们所说的友好的话，表示衷心感谢。

(巴拿马)

正好在一周前的今天，国际社会满怀义愤地获悉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莱索托进行了野蛮的侵略，并导致40多名男女和儿童死亡及物质方面的破坏。国王莫舒舒二世陛下已经以稳重的尊严（唯独拥有理智和正义的人才会表现出这种特性）雄辩地发了言，我们不必对这次备受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侵略再加细述了。

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一贯地、狂妄地违抗《联合国宪章》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的一笔长长的帐上，现在又增加了这一新的侵略行为。

南非仍然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残酷地镇压纳米比亚人民，无情地剥削纳米比亚人民，肆无忌惮地开发纳米比亚的资源，而且仍然继续竭力破坏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工人、学生和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其他人士加紧镇压，滥施酷刑和进行谋杀，并继续把自由战士判处死刑。

比勒陀利亚政权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特别是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塞舌尔——加紧进行侵略、破坏稳定、颠覆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南非正在不顾一切地破坏和平及危害国际安全。莱索托不过是南非的违法行为的最新受害者。

我国代表团想知道，究竟南非还要对其邻邦进行多少次侵略行为，究竟我们还要忍受多少种族主义压迫，究竟我们还要哀悼多少受害者，究竟纳米比亚还要被占领多久，安理会才决定对南非采取有效的措施，包括全面强制性制裁？我早已知道，对南非实施制裁的问题肯定会引起各种巨大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包括为安理会一些成员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带来种种法律上和宪法上的困难。

然而，我必须坦率地指出，当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在今年初行使其恢复领土完整的神圣权利时，情况却恰恰相反，上述同样的国家以几乎急不及待的速度对该国实施了制裁。

我国代表团同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一样，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这一新的、卑怯的、无端的侵略行为加以最强烈的谴责。这种行为公然侵犯了莱索托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我国代表团对莱索托公开反对种族隔离的政策和支持南非自由战士的做法，表示感激。我们对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被压迫的人民表示同情。我们向他们重申：我们支持他们为消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争取解放和建立一个南非人民在平等情况下充分享分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民主社会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主席：我感谢巴拿马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勒格怀拉先生（博茨瓦纳）：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我们确信你能够使这些会议圆满结束。我也要向前任主席表示祝贺，他在上月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的业务。

莱索托王国四面受南非包围，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南非才能生存，如果有人竟会相信它会如此愚昧无知地、如此自取灭亡地让其领土——更不必说让其暴露在危险之中和易受袭击的首都——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对南非发动所谓恐怖主义运动的跳板，那么他必然是个愚不可及、言听计从的人。莱索托王国正如我国——博茨瓦纳——一样，在16年前独立时曾宣布：由于它在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它不会而且不能让其领土作为别人对其强大的邻邦——南非——进行游击活动时的避难所。莱索托如我们在南非周围的所有国家一样，一贯忠于这项政策，它没有别的选择。

莱索托比南非周围的任何其他国家更非要同南非和平共处不可。它没有同南非保持距离的余地。它在地理上被为害世上的其中一个最野蛮和最冷酷无情的政权完全所困，而且无法摆脱它们的劫持。换言之，莱索托决不应被人怀疑是有意或无意——特别是在其首都（其中一些房屋距离划分莱索托和南非之间边界的栅栏只有数公尺）——窝藏国民大会游击队员的国家。

但是，莱索托如南部非洲其他多数人统治的国家一样，拥有一个它决不会以任

(博茨瓦纳)

何代价出卖的灵魂。它拒绝受人胁迫；它拒绝充当南非的傀儡。它拒绝姑息种族隔离政策或那些在南部非洲对我们的同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人。

莱索托没有在马塞卢或其领土任何其他地方窝藏国民大会的游击队员。莱索托如博茨瓦纳、莫桑比克、斯威士兰、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一样，为千千万万从种族主义暴政奔向自由的南非人提供庇护，而且将继续提供庇护。他们是南非对邻近各国进行气势汹汹的袭击的无辜受害者。在南非上星期四在马塞卢进行野蛮大屠杀中牺牲的42名受害者，并不是密谋对南非发动进攻的自由战士，而是无辜的难民和巴苏陀族人。他们之所以被蓄意谋杀，并非是因为他们对南非种族主义暴政造成任何威胁，而是因为南非试图威吓莱索托，迫使它封锁其边界，不让难民从南非涌入。

保卫和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代价是以血——南非黑人及邻近各国的无辜的国民的血——来偿付的。南非没有着手实行所谓政治改革；它正忙于设法将种族主义改头换面。它连试图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任何表示都没有。它只是发动了一个计划周详的运动，不惜以任何代价来保护和维持种族隔离制度。

是的，为南非辩护的人会争论说，该少数人政权拥有充分的权利来保护自己不受所谓恐怖主义的袭击。我们要问，究竟谁在南部非洲推行恐怖主义？是南非境内那些日常生活受到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主义残酷手段无情地、彻底地折磨的人吗？是流离在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难民，那些为了逃避南非暴政而在邻近各国寻求庇护的男女和儿童吗？是那些象纳尔逊·曼德拉的人或被终身监禁的南非黑人领袖吗？是那些象比科、蒂罗或鲁思·弗斯特的人吗？南非为了维护这个使许许多多人受苦的无人性制度，使他们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在南部非洲推行恐怖主义的正是南非的少数白人政权。该政权在政治上采取不容忍态度和暴力手段历来都是众所周知的。那些象纳尔逊·曼德拉的人和其他几个杰出的南非黑人领袖到底在哪里？该政权蛮横地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并将他们终身监禁，他们唯一的罪行只不过是盼望自由，争取在自己的国土里和平地、尊严地生

(博茨瓦纳)

活。那些象比科、蒂罗、赫克托·彼得森和弗斯特的人到底在哪里？他们被蛮横地夺去年轻的生命，他们唯一的罪行只不过是谈论自由和正义。

南非上星期派遣部队进入马塞卢，并非是为了杀害正在策划某些恐怖主义阴谋的国民大会游击队员，而是为了谋杀熟睡中的无辜难民和巴苏陀族人，在莱索托人民之间散播恐怖气氛，以期迫使他们把南非难民拒于门外，并以最蛮横的手段表明南非邻近各国今后必将有什么遭遇。这就是我们所指的恐怖主义。过去18个月以来，南非部队一直占领着安哥拉南部。这就是恐怖主义。南非资助安哥拉独立联盟对安哥拉的合法政府进行恐怖主义。这就是我们所指的恐怖主义。它以各种方式支持莫桑比克民族解放运动对莫桑比克的合法政府进行恐怖主义活动。这就是我们所指的恐怖主义。它是所谓莱索托解放军的教父，我们在这里不必列举莱索托解放军对莱索托进行的恐怖主义行为了。这就是恐怖主义。是的，它要对该区域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运动的突然涌现负责，这些运动的杀人活动是众所周知的。

是的，我们的论点是：比勒陀利亚少数白人政权是靠恐怖主义起家的。它对那些拒绝（并将继续拒绝而且必须继续拒绝）在其本国内被视为外人的南非黑人实行恐怖主义统治。种族隔离在构思、目的和实行三方面都是一套恐怖主义哲学；如《约翰内斯堡明星报》所指出的，它是以绝大多数南非人民所付出的自由和幸福来维持的。种族隔离这套哲学只有靠使用暴力才能实行。1976年在索韦托对手无寸铁的儿童进行屠杀便是残酷的例证。这些儿童付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即南非为了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向其受害者索取的最高代价。他们是南非为了捍卫种族隔离制度而被屠杀的。他们被夺去年轻的生命，为的是种族隔离制度得以生存。

莱索托王国没有向那些一心一意要推翻比勒陀利亚少数白人政权的国民大会游击队员提供庇护。莱索托王国没有在其首都或其领土任何其他地方窝藏恐怖主义者。莱索托向难民——南非种族主义镇压的受害者——提供庇护。莱索托如那些被南非部队无情地追赶而流放的无辜难民一样，是南非恐怖主义的手无寸铁受害者。

但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的是，莱索托王国和南部非洲其他多数人统治的自由国家都不会与南非难民为敌，或为了在屈辱下求取和平而把他们交给迫害他们的人。我们作为自由民族的国际义务是，敞开我们的门户和怀抱，欢迎受南非种族主义暴政迫害的人。如果我们为了坚持忠于我们作为一个自由民族所珍惜的原则，而必付出被人在深夜侵略和杀害的代价，那么我们准备付出这种代价。

同样地，国际社会不仅对南非本土内而且对南非周围各国境内的种族主义暴政受害者也有义务。各前线国家（其中包括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不仅以它们自己的名义照顾千千万万的南非难民，而且实际上正在履行国际社会交付它们的任务。因此，国际社会有义务起来对抗南非对南部非洲各自由的国家的安全、和平及甚至生存所提出的挑战和造成的威胁。莱索托王国不仅值得我们同情，而且值得我们集体作出承诺，对这个虽在一个蠢蠢欲动和阴险的魔王的掌握围困中但仍勇敢自豪的国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主席：我感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肯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瓦布格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和我国代表团参加这些关键性辩论。这场辩论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及它向邻近各国和其他国家推广其种族隔离政策的全盘策略所引起的。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十分满意地看到你——波兰代表——主持这份重要的辩论。我们非洲国家充分知道，长久以来，波兰对于我们目前辩论的这一问题的这一方面，一向是支持的。我们要正式表示，我们感谢波兰支持我们促使非洲非殖民地化的一切努力。

国际社会获悉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独立的莱索托进行最新的侵略行为时，确实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这次对一个独立国家首都发动的袭击是经过周密规划，而且是在火箭和机关枪的猛攻下进行。在袭击过程中，直升飞机向房屋投掷手榴弹



( 肯尼亚 )

而袭击部队则向一边尖叫一边从这些房屋跑出来的人开枪。这次袭击造成了许多人——大多数儿童和妇女——死亡，并毁坏了不少财产和房屋。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袭击莱索托之前几天，也恢复对另一个经常受它骚扰的独立国家——莫桑比克——进行袭击。不结盟国家集团昨天在安理会上已报告有关该种族主义政权对莫桑比克进行的这次最新袭击的消息。南非显然准备利用其精良的军事力量，在其国境以外推广其万恶的政策。

根据南非自己的说法，它袭击莱索托是因为阿扎尼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国民大会）驻留在莱索托境内，而它们则正在计划对南非进行袭击。阿扎尼亚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在南非境内活动的一个解放运动，它不仅获得非洲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承认，而且也获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和支持。它是献身要使南非摆脱种族隔离制度的种种罪恶的一个解放运动。国际社会之所以如此广泛地承认国民大会，正是因为它所持的立场。因此，南非没有任何正当权利对莱索托进行袭击。国民大会作为一个解放运动享有非洲统一组织的充分支持；我们将继续向该运动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协助它对该高压政权进行合法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莱索托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有充分权利向那些无法忍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提供援助和庇护。每个国家都有权援助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我要在此表扬莱索托政府：即使被一个野蛮的敌人所包围但它仍勇敢地向这些难民伸出援助之手。

前天，我们怀着极端痛苦的心情听取了莱索托王国莫舒舒国王陛下在安理会上的发言。他非常详细地叙述了1982年12月9日凌晨的事件：这次公然的侵略导致无辜儿童和妇女被杀以及物质方面的破坏。

南非的行为和恶毒意图是众所周知的。这次袭击是为了恐吓莱索托政府，迫使它向南非交出那些逃脱了该高压暴虐的种族主义政权的真正难民。南非正在试图迫使莱索托政府妥协，并接受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该种族主义政权痛恨

(肯尼亚)

莱索托对南非被压迫人民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并对那些从南非逃往莱索托的难民提供援助。

该政权为了推行它设法在南非境内维持种族主义统治、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以及在其境外伸展其帝国主义影响的政策，不惜对邻近各独立国家进行各种侵略、颠覆、破坏稳定和恐怖主义行动。

我们记得南非一再对安哥拉进行军事干涉并占领该国的南部，经常对莫桑比克进行侵略行为，以及对赞比亚、博茨瓦纳和其他前线国家进行袭击。我们对南非组织雇佣军袭击塞舌尔一事记忆犹新。谁能相信塞舌尔——一个远离南非的小国——对南非会构成任何威胁，以致该种族主义政权要对它进行如此野蛮的袭击？

现在是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南部非洲局势的严重性的时候了。我们已没有时间对南非的立场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和支吾搪塞了。种种事实证明，现在是安全理事会该认识到南非政权和种族隔离制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确实构成威胁的时刻了。

在联合国审议种族隔离的种种问题和南非所构成的严重威胁的许多年间，非洲大陆已得出一项共同意见，即：该万恶的政府必须予以终止。国际社会从势力最强的国家所遇到的阻力非常大；这些国家虽然声称它们承认种族隔离是反对人类良知尊严的罪行，但它们却阻挠国际社会对该政权采取唯一有效的措施，包括经济制裁。我们不能忘记，在1981年4月，尽管全世界都明显要求对南非采取行动，但在进行有关对南非采取具体措施的费尽心思的谈判后，整个国际社会的希望却被法国、美国和联合王国三方的否决票所粉碎，利用或滥用否决权来支持南非，显然就是助长它违抗国际社会的要求。

促使南非大胆地不顾国际社会屡次的呼吁，正是这种支持和鼓励。鼓励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也是这种支持。南非对国际社会要求就纳米比亚独立问题

(肯尼亚)

进行谈判一事置之不理，因而争取到一个同伙支持它种种毫不相干的意识形态要求。当前关于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僵局，同南非获得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是直接有关的。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通过够多的决议，谴责南非一再对邻近各独立国家进行的侵略行为。

仅仅谴责南非肯定不会使它尊重本组织的要求。这类的决议我们已经通过太多了。我们现在要向南非表明，国际社会现在准备采取具体步骤，对付它继续违抗国际社会的做法。因此，我们促请那些同南非友好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毫无保留地宣布：南非的局势对本组织《宪章》第七章所指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袭击马塞卢是南非进行的一次无端侵略。我们现在应开始为采取种种必要的有效措施和行动作好一切准备，务求使该种族主义政权醒悟过来。

我们仍然深信，终止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一定会成功。我们促请国际社会继续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使它们能够继续进行其正当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主席：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贝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奥古马先生（贝宁）：主席先生，首先，对允许我代表贝宁人民共和国向本理事会成员发言表示感谢。

时逢我们兄弟国家莱索托遭受比勒陀利亚部队卑怯和背信弃义的侵略行为之害的苦难之际，我国代表团极其满意的看到你主持本理事会的工作。你代表波兰，我国荣幸地同贵国具有共同的和平与正义的理想。我们毫不怀疑，你将成功地处理本理事会的事务。

同时，我对你的前任——巴拿马大使——在上月期间处理本理事会事务的方式表示极大赞赏。

莱索托王国是个友好兄弟国家，是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贝宁人民对侵略这样一个国家的滔天罪行表示震惊和愤慨。当这一令人忧伤的消息传来时，贝宁人民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和国家执行委员会主席，向其兄弟和朋友莱布阿·乔纳森首相发了下列电文：

“惊闻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对贵国及其人民所犯下的卑鄙、野蛮和惨无人道的侵略罪行并表示极大愤慨。

“在此艰苦时刻，我谨代表贝宁人民、其先锋党——贝宁人民革命党及其国家执行委员会和我本人向你表示慰问和我们始终不渝的支持。

“我们坚决强烈地谴责这种野蛮的侵略行径。它再次表明，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势力决心凶暴地、千方百计地阻挠该地区独立的国家正在为帮助争取解放黑人大多数，平等、正义与和平的崇高理想的胜利而作出的努力。

“我们再次向你表示坚决支持并谨请你——阁下和亲爱的兄弟——接受我们崇高和兄弟般的敬意。”

不容置疑，这种惨无人道的侵略行为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为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征服该地区人民的预谋计划和精心筹划的穷凶极恶的战略的一部分。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的种种罪行使南部非洲的形势极其危险。它加紧了对纳米比亚爱国者的野蛮镇压，奉行班图斯坦化政策，加紧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残苦地剥削那里的人民，使纳米比亚领土军事化，并且把该领土作为侵略前线国家特别是安哥拉、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各种罪恶行径的基地。一年前，塞舌尔共和国遭受了其法西斯式的野蛮侵略，今天莱索托王国已成了南非罪恶政策的受害者。

尽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很多决议，谴责种族隔离政权，但是比勒陀利亚仍然继续无视国际社会。这种屡次无视各项决议的作法，使人们对本组织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将其一致通过的决定付诸实施的能力不得不产生怀疑。它首先反映了某些大国对南非的默许和实际上的积极同谋。

贝宁人民从1977年1月16日不幸遭到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事件中深深懂得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同情兄弟的莱索托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并给以战斗的支持。

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在本安理会所作的重要发言表明其人民对本组织这一重要的决策机构的信任。

因此，贝宁希望能够执行本理事会昨天一致通过的第527(1982)号决议。

主席：感谢贝宁代表对我讲得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尼加拉瓜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查莫罗·莫拉先生（尼加拉瓜）：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允许我参加这次辩论。我国人民和革命政府对此次辩论极其关切。

先生，我还愿对你就任12月份安理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我深信，有你这种才能，你一定能顺利完成你本月的职责。同时，我还愿对巴拿马大使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在上月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作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钦佩。

(尼加拉瓜)

两天前，莱索托国王陛下在安理会作了精彩发言，向我们报告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其国家和人民发动的侵略。我们获悉了南非如何强词夺理，利用他们惯用的伎俩把受害者说成是侵略者，而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企图为他们杀害42名非洲兄弟（其中很多是难民）制造借口。我们同时还听到南非如何企图把莱索托置于所谓受共产党操纵而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地位，从而突出东西方的冲突。我们还了解到，南非政权侵略莱索托的罪行是南非对莱索托在南非向其施加压力时采取的坚定、有尊严的立场的报复行为。南非对莱索托施加压力的目的是迫使其放弃忠于其历史的行动：即不参加不结盟运动或不欢迎那些被南非赶出家园的难民。

我们对这些行为和诡辩非常熟悉，因为我们有亲身体会。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南非在我们大陆上的同盟者的同样诡辩，特别是关于中美洲的问题。这种情况决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恰恰相反，它反映了某些大国有计划的行动。这是需要争取或维护独立的人民不得不付出的又一种极大代价，并且可以看出企图向寻求自决的人民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人们的穷凶极恶。

众所周知，南非在安全理事会有一个同盟者保护其利益，并保证安理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对比勒陀利亚政权都是尽可能有利的。就是这同一个国家，在安理会保护着以色列，使其在中东所犯的比勒陀利亚式行径不受任何应得的惩罚。

众所周知，南非妄费心地企图在南部非洲扶植傀儡政府，以永远保持在那里的统治地位。

就中美洲而言，我们知道有些国家不惜牺牲其本国人民而向尼加拉瓜发动战争。这里我们应提及，在里根总统访问洪都拉斯仅二天之后，阴险的以色列国防部长便访问了该国。这清楚地表明了华盛顿和特拉维夫这两个战略同盟的支柱之间的关系。这个战略同盟的结果也影响到非洲大陆。

破坏莱索托的领土完整和在那里进行的大屠杀，是南非在南部非洲所发动的一系列侵略事件中的又一次事件，其中还有镇压纳米比亚和南非居民的升级。在这两

( 尼加拉瓜 )

个国家里爱国者正在为了成为他们理所当然的命运的主人而战斗着。

最近的侵略行径是南非在南部非洲一次新的制造动乱的行动，以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在其真正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下，为争取其渴望已久和应有的独立而进行的解放斗争。

我们认为，在莱索托发生的事件进一步证明南非政府无视联合国通过的很多关于南部非洲的决议。同时，这次侵略是南非向对纳米比亚负有特殊责任的联合国的一次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本世界讲坛应加倍努力，履行其各项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这个决议是达到从纳米比亚的殖民地地位进行圆满过渡的根本和唯一的基础。

同南非的好战和顽固立场相反，我们亲眼看到西南非民组在执行这个决议中所表现的灵活性和诚意。在其盟国的支持下，南非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采取的拖延战术使其信誉扫地，南非自己向世界表明，各主权国家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本国不受南非政府可耻的军事力量的侵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南非强大的朋友却对其“良好”表现给予奖励，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提供 10 亿美元的贷款，同时他们又向多国银行施加压力拒绝向努力改善其人民生活的贫穷国家提供贷款。

在通过这项贷款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项奇怪的公报，声称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一个技术性机构，它所作出的决定是不容带政治色彩的。如果一贯运用这种蹩脚的推理，它还可以略加信赖，然而正如众所周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使用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最后，我再次表明，我国人民和政府同经常受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侵略之害的莱索托人民和政府以及其他前线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团结在一起。同时，我们促请国际社会按照《宪章》第七章采取适当措施防止继续发生这种罪恶行径，并保证使南部非洲问题得到公平和持久的解决。

主席：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讲得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格林纳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泰勒先生（格林纳达）：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就任1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之职表示祝贺。我国代表团是为了解你的外交才能。我们相信，在你的主持下，安理会的工作无疑将有助于南部非洲的和平与正义事业。我还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的前任，巴拿马的卡洛斯·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大使在11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期间的效能表示钦佩。

12月9日发生的侵略莱索托事件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集团无视《联合国宪章》、违背公认的国际行动准则，向爱好和平与自由的国家所发动的一系列屠杀性侵略行为当中的又一个事件。

南非种族主义者在其强大的朋友和嗅味相投者的援助和唆使下，继续无视联合国和其他各项决议，要求停止对其防御能力的邻国发动侵略。恰恰当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会厅审议这个问题时，南非部队却占领了兄弟的安哥拉共和国南部省份的部分土地。正是当我们向莱索托人民和政府、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的爱国者表示沉痛哀悼时，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却在顽固地剥夺我们纳米比亚的兄弟姐妹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认为，南非的傲慢及其顽固的目空一切的态度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把南非的侵略者看作是帝国主义企图挫败被压迫人民崇高而合法的愿望及动摇并最终推翻这些进步政府的更广泛阴谋的一部分。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帝国主义者一手挑选了替他们在所谓世界动乱地区从事卑鄙勾当的宪兵。

在中东，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已经杀害了成千上万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且至今还占领着阿拉伯领土。在中美洲，他们杀害了数百名无辜的男女儿童。据报导，他们正在准备摧垮兄弟的尼加拉瓜共和国。



(格林纳达)

南非种族主义者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还奴役着我们几百万兄弟姐妹。这种制度仍然能在基本上维持下去的原因是南非继续从其帝国主义的后台老板那里得到强大的外交、政治、经济、军事和其它支持。

联合国每天都有理论家进行喋喋不休的说教，他们自负地向人们宣扬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自由世界，另外还有一个世界。这些理论家们，先在语义上大作文章，然后告诉我们南非属于所谓自由世界的一个成员。这里讲得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是杀害和奴役数百万人民的自由呢？还是让跨国机构在世界上为所欲为的自由？我们爱好真正和平的人们有权知道究竟是什么自由。

最后，我愿宣读一下我国总理莫里斯·毕晓普同志发给莱索托首相阁下的电文。

“格林纳达人民及其革命政府对血腥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残酷和凶暴地杀害莱索托人民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洲人民大会）的爱国人士感到极为悲痛。

“我们对由此造成的伤亡和物质损失向你、莱索托王国政府及其人民表示深切慰问。

“我们认为，南非入侵莱索托是公然破坏贵国领土完整的行为。我们最强烈地谴责这伙卑鄙的种族主义匪徒公开发动侵略的行径。

“我们同你们一起哀悼贵国那么多遭到杀害的人民，同时，我们认为，他们是非洲在向比勒陀利亚的非法政权这个种族隔离祸源、顽固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进行漫长斗争的道路上最新出现的英雄。

“我们还满意地看到，莱索托政府和人民对神圣的解放事业所表现的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和你们将继续同不屈不挠的为纳米比亚和南非壮烈牺牲的人民取得自由、公平和人类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人们站在一起。

“我们的非洲兄弟姐妹们斗争万岁。”

我还愿指出，我们相信，历史站在我们一边。因此，人民必胜。

主席：感谢格林纳达代表对我讲得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津巴布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欣盖泽先生（津巴布韦）：主席先生，最衷心地感谢你使我有机会参加安全理事会审议南非无缘无故侵略莱索托王国的问题。先生，在就此问题发言之前，我谨祝贺你就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的主席。我还愿向你的前任，巴拿马代表致意，他在上月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工作得很出色。

最近，比勒陀利亚政权向爱好和平的莱索托王国发动的无疑是预谋的侵略行径清楚地表明，南非决心作一个众所周知的不折不扣的罪恶的、不计后果和愚蠢的邻国。只有野蛮成性的政府才会鼓吹残酷地杀害手无寸铁和被驱逐的难民、妇女和儿童并以此称快。这种由一个毫无道德和没有理性的政府所直接插手的惨无人道的行径是灭绝种族的行为，是对莱索托人民的侵略。根据国际法，这是对该王国领土完整的极其严重的破坏。

这种行动是愚蠢的，又是不计后果的，它威胁着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呼吁坚信文明法规的各国和人民最强烈地谴责这种无端的侵略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那个种族主义政权造成莱索托王国人命伤亡和财产严重损失的行为必须受到惩罚。另外，这种侵略行为是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安理会必须对比勒陀利亚政府采取适当行动。

我们已经向莱索托政府转达了津巴布韦对莱索托王国政府和人民的慰问，我们同莱索托人民的团结和我们对南非战斗的人民支持以及同他们的团结。我谨向安理会宣读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同志在这次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哈拉里时立即向莱索托总理莱布阿·乔纳森先生发去的电文，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兄弟，

“津巴布韦政府惊悉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部队昨天凌晨对莱索托爱好和平而且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的残酷屠杀。

(津巴布韦)

“刚刚发生的这次野蛮侵略是残酷的种族隔离造成的，是完全无视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国家领土完整的国际法的行为。它造成了很多人的伤亡。象往常一样，种族主义的部队不以屠杀手无寸铁的难民而满足，在他们逃回其种族主义的根据地之前，还杀害了无辜的妇女和儿童。

“这次事件发生在去年在马普托发生的马托拉大屠杀和过去两年中在安哥拉南部一直不断的屠杀之后。它表明整个这个地区侵略活动的加剧。被及时发现和制止的二次企图入侵津巴布韦的事件证实，种族主义政权在拼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和颠覆整个地区。

“我们向莱索托政府和人民，特别是那些在这次罪恶滔天的、卑怯的侵略事件中丧失亲人者，表示深切慰问。我们津巴布韦人民把他们的损失当成我们自己的损失，我们同他们一起为被比勒陀利亚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所杀害的人感到悲伤。在我们解放斗争的艰苦岁月里，罗得西亚种族主义部队常常利用种族主义者在昨天凌晨采取的同样战术，企图消灭我们和摧垮我们的意志。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对的，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尽管形势对我们极其不利，但最终我们是会胜利的。

“在南非也是如此。随着斗争的发展和种族隔离集团内部矛盾的出现，敌人就更加穷凶极恶，其反应就更加野蛮和毒辣。在惊慌失措之中，他们把枪口指向了难民营、妇女和儿童的避难所，指向一个弱小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最强烈地谴责这种滔天罪行。我们对莱索托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的灾难深表同情。他们尽管人口很少，但是在反对把他们包围起来的种族隔离的魔鬼时，他们立场坚定，并以此自豪。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一屠杀性的侵略行为，并且站出来援助莱索托王国。

“为此，我们完全支持莱索托王国政府的要求，紧急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

“斗争还在进行中。”

最后，我们津巴布韦代表团强烈促请国际社会能对安理会昨天一致通过的决议里的呼吁和要求作出反应。

主席：谢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鲁皮阿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诚挚祝贺你就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祝愿你工作一切顺利。 还要向前任主席表示他当之无愧的感谢，感谢他在十一月份领导安理会工作时的方式。

前天，安理会荣幸地收到了莱索托国家元首，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关于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最近的侵略行为的叙述，此外又收到了不止一个人的关于这方面的第一手叙述。 这次罪恶行径是如此赤裸裸和厚颜无耻，以致不容任何人对为非作歹的人的罪恶心肠还存有怀疑的余地。 因此，安理会不经任何辩论就一致同意判定比勒陀利亚政权是侵略者并予以谴责，同时要求该政权充分赔偿对莱索托所造成的损失。

我们认为，安理会所采取的行动无非只是坚定承认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了一次侵略行为。 显而易见，损失的赔偿数字还有待确定，至于一项持久解决该问题的办法甚至还没有考虑到。 因为，向安理会提出关于这类侵略行为的控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同南非为邻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曾遭到进攻，或者其主权受到侵犯，不止一次而是有多次了。 毫无疑问，尽管安理会进行了谴责，该政权今后并不是就没有这类无故侵犯邻国的行为了。 因此，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的侵略行为无非只是提醒安理会，在世界上这部分地区存在着一种癌性局势，如果不予及时治疗，只会日趋恶化，最终导致国际大战。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为了使其罪恶行径合理化，辩解说莱索托威胁了它的安全。事实上，比勒陀利亚政权正是借口其安全一再对其所有邻国发动侵略行为的。安理会正确地要求南非到别的方面去寻找它不安全感的原因；因为，尽管该种族隔离政权本身还没有理解到这点，而安理会以致全世界其他各国都完全了解，所谓不安全只不过是一个陷于其种族隔离和法西斯政策重围的政权感到坐立不安罢了。南非人民永远不会拥护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种族主义少数人在南非境内遇到日益高涨的抵制，这是怪不得任何邻国的。大批难民逃出种族隔离的南非，也怪不得任何其他国家。我们可以向种族主义少数人斩钉截铁地说，除非声名狼藉的种族隔离政策彻底消灭，不到那时候，他们在南非境内就不得安宁。

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找上门去挑衅邻国，并不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这些邻国同南非不一样，是自由国家，从来没有一个法西斯政权会同邻近的民主国家相安无事的。南非国民之所以跑到邻国领土去寻求庇护，其本身就是对其本国政权的控诉。而且，更加明显的是，随着南非邻近各国获得了独立，这个压迫和法西斯主义残余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解放的烽火已经烧到南非的门口。已经无处可躲了。种族主义少数人的唯一安全在于欢迎民主浪潮滚滚流向该国。

我们一方面将仍然谆谆不倦，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其种族隔离政策，另一方面，我们深信，有某些西方国家提供给它种种便利，该政权是不会自愿听从这些警告的。因此，那些同南非勾结的国家对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的所作所为有着直接的责任。如果安理会真正关心南部非洲的和平，它就必须认识这种联系，并根据这个事实找出一项解决办法。

安理会继续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罪恶行径表示遗憾，同时安理会某些极有影响的成员却向该政权提供其迫切需要赖以生存的各种经济军事援助，我们认为，这种表示遗憾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最为不幸的是，安理会这个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心机构，居然不明不白地让那些企图借此洗刷因其罪行而受到的压力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因此，安理会必须认真考虑对南非施加广泛制裁。

我们特别要求安理会各西方常任理事国重新考虑它们对南非的政策，以便安理会能履行其有关南部非洲未来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处理南非邻近各国的安全问题。

主席：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也门代表，他想以阿拉伯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萨拉姆先生：主席先生，我想向你表示感谢，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其他各位成员，他们使我们有机会参加就莱索托提出的关于南非最近对莱索托王国的侵略行为的控诉所进行的辩论。

此外，主席先生，我想以阿拉伯集团主席的身份祝贺你就任本机构本月份的主席，并代表阿拉伯集团表示坚信，你的献身精神、领导才能和外交手腕将使安全理事会这个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不辜负其职责，并在如此明目张胆违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事件上坚持《宪章》的规定。

再次紧急召开了安全理事会来处理又一起南非对邻近独立和主权非洲国家发动的无故侵略事件。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曾先后遭到侵略，最近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种族主义南非的所谓国防军大举进攻莱索托，造成惨重损失，并使至少四十二名无辜平民丧生。男女儿童，流离失所和被迫离开其南部非洲家园故土的难民在他们的难民营遭到轰炸和炮击。其中许多人本来之所以逃离故国，是由于他们无法再忍受比勒陀利亚集团强加给他们的凌辱、酷刑和对他们地位的彻底抹煞，比勒陀利亚集团被所谓白种人优越感蒙得晕头转向，一意实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以剥夺大多数南非当地居民行使其基本人权，包括他们不失尊严和自尊地过日常生活的权利。

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深知，每当南非不顾国际法的所有准则和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行为通则，犯下侵略行为时，它总是捏造出一些谎言和真真假假的话来掩

(萨拉姆先生)

盖这些行径。这次它对莱索托发动侵略之后又来故伎重演了。莱索托国王在他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声明中说：

国际社会成员对这些原因十分清楚。首先，比勒陀利亚政权对我们与一切文明人类一道，经常表明的对声名狼藉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厌恶怀恨在心。他们希望胁迫我们放弃参与世界范围内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谴责，并放弃对南非被压迫人民争取正义、自由和平等的斗争进行道义支持。他们不满我们参加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该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减少我们对南非不适当的经济依赖，这个目标将使我们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他们反对我们参加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简而言之，南非反对在它的地理疆界之内存在一个不受它驱使的主权和独立的非洲国家。”(S/PV.2406, 第13至15页)

显而易见，南非既不谋求也不想要同邻近各国实现和平，对整个非洲大陆也是如此，因为它的策略是要使世界舆论和全人类不再谴责它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大的威胁。比勒陀利亚对其国内种族隔离政策作了一些躲躲闪闪、涂脂抹粉的改变，一心以为这样就可以平息世界舆论，浇灭义愤填膺的人民所进行的斗争烈焰了。同样，南非企图争取时间，充实其核实力与常规军事实力，以挫败各前线非洲国家的目标，即充当非洲各国人民的斗争特别是纳米比亚人民争取其为国际公认的权利、独立和自由的斗争的杠杆和支点。南非这样做，是将整个非洲大陆当作其潜在的军事和打击力量的人质。

人们纳闷，对南非及其同流建立反法统来对抗联合国的法统，即其《宪章》、国际法各项准则和国际一致意见，还要容忍多久。我们自欺欺人地认为对一个侵略者必须好言相劝而不绳之以法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们对这种侵略不加制裁，就会大开闸门，让一系列的违犯行为、侵略和暴行滚滚而来。

(萨拉姆先生)

在这方面，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各位成员对南非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它立即放弃其目前的侵略、猖狂毁灭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因为我们认为安理会以前的表态和对南非的几十次谴责已证明是没有效力的。这些东西反而被侵略者曲解成一种鼓励，这个侵略者对一致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的固有蔑视，以及它企图破坏联合国机构的信用和效力以延长其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定居政策，都是昭然若揭，不必赘述的。因此，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必须义不容辞，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并如同大会和不结盟各国再三要求的那样，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有效措施，以对南非施加强制性广泛制裁。

我们阿拉伯集团各国，如同阿拉伯联盟理事会1981年9月的会议所决定的那样，一致要求施加制裁，阿拉伯集团在该次会议强调并重申阿拉伯各国孤立南非政权的坚定决心，以及从所有方面对其实行抵制，特别是如同阿拉伯不油输出国组织部长理事会1981年5月6日所通过的第2615号决议所决定的那样，在原油和石油方面实行抵制。

我们在南非、纳米比亚和南非邻近各国的兄弟姐妹们早已受够了压迫、苦难、不公平待遇以及死亡和毁灭了。我们借此机会向他们自由战士的正义斗争致敬，并向他们保证，阿拉伯民族将万众一心，继续向他们进行全力支持，直到一切种族主义残余从地球上消灭为止。

主席：谢谢也门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我想告诉安理会各位成员，我收到了多哥、乌干达和扎伊尔代表1982年12月16日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以下署名的安全理事会成员，谨请安理会按照其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马福勒先生在安理会审议”莱索托对南非的控诉“项目期间出席会议”。



该信将作为安全理事会第 S/15527 号文件分发。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希望按照安理会临时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马福勒先生。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马福勒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福勒先生：主席先生，谢谢你允许我们在安理会发言，我还想借此机会同前面一些发言人一道，祝贺你就任安理会 12 月份主席。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莱索托政府和人民，谢谢他们一直不断给予我们原则支持、殷勤接待和保护，我们今后还将继续感谢他们，因为我们的斗争也就是他们的斗争，我们的苦难也就是他们的苦难，而我们的欢乐也就是他们的欢乐。我们同属一个民族。

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着阿扎尼亚非洲民众的真正理想，它认为，不管闪电式的入侵和对邻近种族主义南非的各独立国家进行的袭击造成多么大的威胁和恐怖，都无法扭转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类侵略行为和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大肆毁灭，也决不能涣散和慑服阿扎尼亚流离失所，受压迫受剥削的多数非洲人以及一切献身于非洲彻底解放和统一的人们的抵抗精神。解放斗争的前线现在已经进展到西方在非洲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少数人统治的最后堡垒的门口来了。尽管有着以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南非的少数白人统治者的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必将崩溃，葡萄牙人的非洲帝国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入侵莱索托以及杀害无辜的阿扎尼亚难民和当地居民绝不能转移被压迫人民的注意力，使他们停止进行持续不断而坚决的斗争来推翻我国的种族主义少数人的移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的斗争已经进入最后和决定性的武装斗争阶段，而武装斗争是获得解放的主要方法，是恢复我们真正人类地位和使灭绝人性的种族主

(马福勒先生)

义份子回复人性的唯一方式，也是确保真正的胜利以及光复被掠夺的祖国这个民族独立和自决基础的唯一道路。

南非种族主义少数统治者的“全体战略”对我们来说是太熟悉了，因此不必加以赘述。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各前线国家是这项反对解放运动和反对支持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被压迫人民正义斗争的人的战争战略的现实目标。我们对大肆屠杀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难民的卡辛加与尼亚索尼亚事件记忆犹新。最近对黎巴嫩的入侵，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士兵在贝鲁特和达马特屠杀巴勒斯坦难民与卡辛加、尼亚索尼亚以及最近在马塞卢所发生的事件并无二致。这些事件性质相同，都是当代相似的穷凶极恶、压迫和压制性及杀人如麻的种族主义政权所干的。卡辛加、萨布拉、夏蒂拉以及马塞卢无辜人民的鲜血将继续浇培着纳米比亚、巴勒斯坦和阿扎尼亚流离失所、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抵抗精神。对于手无寸铁的阿扎尼亚难民和莱索托国民的屠杀，是又一项极其臭名昭彰和严重的罪行，一旦清算的时间来临，恐怖主义的种族隔离政权必须予以回答。

我们对夏普维尔和索韦托事件的记忆犹新，而现在又发生了马塞卢事件，四十多个无辜的难民和莱索托国民遭到杀害。这些人都是象你我一样有血肉之躯和情感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的生命是遭到二十世纪最最野蛮和灭绝人性的政权残酷扼杀的，而这个政权却受到世界上某些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的支持和怂恿。

我们的人民能向何处去呢？我们在自己出生的国度里每天受到酷刑、迫害、告发和杀害，甚至在国外也受到追捕。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1960年和1976年，我们分别在夏普维尔和索韦托遭到屠杀，今天又在马塞卢。我们从这些悲惨经验中汲取了什么？只是横遭屠杀。看来这就是我们所获得的教训，在座的所有代表都了解这种悲惨情况。他们对这种残酷野蛮杀害我国人民的回答是什么呢？谴责一下就算回答了吗？我们知道经济制裁被那些有权势和对种族主义南非有左右能

(马福勒先生)

力的国家化为泡影。当然我们并不灰心。

我们是有答案的。被压迫人民是有答案的。在1960年，我们准备好了为自由而牺牲，但在1976年，我们学会了不但要为自由而牺牲，而且还要为自由去杀敌。这就是我们选择的道路，因为这是恢复我们真正人类地位的唯一道路；是获得真正解放的唯一道路；也是光复我们被篡夺的祖先和自然遗产即我们祖国的唯一道路。

因此，现有的唯一选择是全体阿扎尼亚受压迫受剥削的非洲人一道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和开展解放运动。这是现有一切解放运动、爱国和民主力量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一场人民战争，它将制止南部非洲的侵略、颠覆、压迫和屠杀。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致力于武装斗争，因为这是使南部非洲获得和平与安全的唯一途径，其方式是推翻和消灭少数白人移民的种族隔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不稳定局势和战争的根源。

最后我要说，凡是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被压迫民族，没有一个是被打败的。阿扎尼亚民族也不例外。胜利必属于我们的。

主席：谢谢马福勒先生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斯图尔德先生（南非）：我衷心祝贺阁下就任安理会主席职位。

首先，我必须抗议安理会审议这一事项的态度。尽管南非是这场争辩的一方，尽管它按照《宪章》第32条的规定要求在安理会上发言，但是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第527(1982)号决议以前，一直未获准发言。也许可以了解的是，这些安理会的成员不太了解审议程序应具有公平比赛原则和听取他方理由的司法原则。不能理解的是，其他国家甚至未经过让南非说明理由的形式，竟决定予以谴责。但是也许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毕竟这是联合国，关于安理会应考虑论辩双方，或应设法鼓励和平解决这一事项而不应使其恶化，这种想法是压根儿没有的。

一般认为比较好的国家竟赞成这种行为，这不能不令人震惊。在南非派有代表的国家很清楚在莱索托发生的事。但是，在安全理事会，显然各国不太注意事实，只注意结果。希望当这些国家私下就它们在联合国采取的立场扪心自问时，会感到羞愧。但不管它们感到羞愧与否，南非政府将坚持其立场对计划向南非实行破坏和暴行的恐怖主义者给予庇护一事决不容忍。

安全理事会在其昨天下午通过的决议中竟认为自己有资格审判南非最近对马塞卢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采取的行动，有点让人啼笑皆非。就在上星期，安理会的九个成员国支持大会的一项决议，其中赞扬非洲人国民大会加强其对抗南非各机构和人民的运动。根据曲解的逻辑，暗盗在从事暴行时受到喝采；而当反击行动到来时，他们又变成了难民。

联合国核可对一个会员国诉诸暴力，这种行动直接与《宪章》所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互相抵触。联合国直接违反其本身的《宪章》，煽动和教唆恐怖主义侵略型式；构成今天安理会控诉主题的小规模行动便直接因这种侵略引起的，同时联合国的决议又鼓励战争舍弃和平，在这些情况下，联合国怎能对南非擅加审判？

在这些情况下，怎能期望南非会丝毫不怀疑安全理事会能够按照《宪章》所要求的审慎不偏倚的态度去执行其职务呢？安理会成员国再度证明自己如此偏颇，安

(南非)

理会的行动又与《宪章》如此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个国家真正能信任地把事情提交安理会处理呢？

第527(1982)号决议荒唐地采取一面倒的态度，完全不提造成南非所采行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不提莱索托把它的领土让别人使用，作为攻击其邻国的跳板。我们不得不总结说，安理会成员国并不关心恐怖主义者对南非及其各族人民进行的攻击。就触犯《宪章》，公开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活动的那些安理会成员国而言，这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竟决定赞成这样公然忽视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在这事项所扮演角色的计策，实在令人感到不安。

特别是联合王国代表，似乎相当满意他对恐怖主义者攻击南非的事假装不见的作法。显然——这实在难以置信——该国期望本共和国也这样作——好似南非负有某种道义责任，不应自卫，必须忍受这类攻击。联合王国代表也提到莱索托的政治家风度和克制态度。当莱索托指控本共和国企图侵占其邻国并将它们作为殖民地统治时，联合王国真认为它显示了政治家风度和克制态度吗？既然我们说到殖民主义主题，我们可否问一声，英国对筹备莱索托独立和确保它成为一个新兴国家方面作了些什么？它现在对援助莱索托实际作了些什么？

至于赔偿的要求，莱索托现任政府不仅须对这一事件，还须对由于莱索托给予恐怖主义者庇护而加诸南非的损害承担责任。

许多年来联合国会员国一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等组织的活动视而不见。许多年来它们含糊其词地纵容宽恕人们对《宪章》主要原则的悍然违反，对大会鼓励这些组织采取暴力行动情况只不过表示象征性的反对。事实上，许多这些国家都曾公开或暗中向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支助，企图讨好激进意见。

因此，对导致1982年12月9日南非国防军一小分队攻击莱索托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的行动这一情况的造成，南非是最后一个应负责任的国家。

(南非)

这些目标既作为规划和控制总部，又作为向南非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发动暴行的基地。南非的行动完全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及其基地，决不能认为是对莱索托人民的敌视。事实上，南非小分队曾接到严格指示，规定在执行任务时避免与平民接触。分队成员尽力遵守这些指示。对于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使用狡计把基地设在接近妇孺的住宅区而造成平民死伤这件事，南非政府深感遗憾。这是黎巴嫩境内巴解组织等恐怖主义者使用的尽人皆知的计谋。非洲人国民大会故意把总部设于遍布马塞卢郊外住宅区的民房，使攻击它们的行动更形困难。

南非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境内无数阴谋破坏行动皆由莱索托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指挥部主使。安全理事会注意到由一名非洲人国民大会前任官员（他悟到共产主义对该组织的巨大影响力和控制力）主持而以莱索托为基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行刑队在乌姆塔塔街上进行的冷血暗杀事件。南非政府在数次与莱索托政府的讨论中一再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在莱索托的存在。关于逃至莱索托并在那里找到避难所的人从事的暴行和破坏行为以及颠覆南非的阴谋都曾通知莱索托政府，并曾将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的活动详情提供给莱索托当局。还在无数次场合请莱索托政府让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离开莱索托。

例如，南非政府因而向莱索托政府抗议关于一名从事颠覆南非活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首领出现的事。莱索托政府威胁要此人离境，这点是作到了。不过，不久就有一个更危险的人物取代了他，造成更糟的局面。除了一些具体事件，还有数名渗透南非和邻近莱索托独立国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被捕，并发现了一些大规模武器贮藏库。

南非政府一再警告莱索托政府不容忍来自莱索托境内非洲人国民大会或其他恐怖主义集团筹划执行的谋杀和阴谋破坏，它必须对窝藏这些恐怖分子的后果负责。莱索托政府坚持说，它只给予来自南非的真正难民庇护权。不过，事实证明恰恰相反。众所周知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获准任意筹划执行攻击南非目标的行动。

南非政府也在数次场合建议莱索托政府应该组成联合边防巡逻队，控制非法边

(南非)

境居民越境，以符合南非和莱索托双方的安全利益。关于在双方边境驻防官员，便利每天协商边境问题的进一步提议，证明同样不能被接受。

南非代表分别在1981年8月19日、1981年11月28日、1982年3月19日和1982年9月2日与莱索托代表会谈时，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不断在莱索托出现加诸南非和莱索托之间关系的重大压力。在这些会议上，莱索托政府似乎了解南非的立场，好几个月南非安全当局耐心地限制自己，希望这项了解会转为积极的行动，从而把这个邪恶组织移走。但这从未实现，而一直让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留在莱索托，并继续在周围地区和莱索托境内扮演主要捣乱分子的角色。据了解，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分子在莱索托出现造成的混乱结果已引起莱索托政府某些成员的关切。在这方面，一名莱索托政府成员指出，他认为南非安全部队应该不涉及莱索托政府，直接对莱索托境内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采取必要的行动。

非洲人国民大会认为莱索托在地理上和战略上非常适合规划、协调和执行在广大南部非洲进行的恐怖主义行动。根据南非政府接获的情报，非洲人国民大会已周密计划于即将来到的节庆季节在南非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发动数次恐怖行动。这项证据是不容争辩的，同时由下述事实可以证实：上月已在莱索托部署了数名来自南部非洲其他地方的训练有素的恐怖主义者，以便发动他们针对南非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人民的暴行计划。

攻击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的行动，除其他事项外，揭发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旨在对付南非及其邻国的如下计划：第一，阴谋破坏一个重要的铁路综合建筑和其他南非运输服务设施；第二，企图暗杀某一邻国总统；第三，查明对邻国境内若干其他目标的攻击计划。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订正战略呼吁更公开地让恐怖主义者渗入南非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以及设立武器贮藏库。莱索托边界地区日益暴戾的恐怖事件以及莱索托指挥处指定给恐怖主义者的具体目标，包括独立国家的政治领袖、南非和独立邻国境内

(南非)

基本设施目标和伊丽莎白港及奥伊滕哈赫黑人社区中心恐怖事件，其责任皆应由这些恐怖主义者担负。

南非部队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唯一的目的是，由于一再警告和呼吁都归无效后，为了阻止在南非境内以及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的愈来愈剧烈的爆炸、阴谋破坏和杀戮等恐怖主义活动而进行的。

南非政府愿强调，它对莱索托政府和人民政策的主旨在于和平共存。它随时准备合作，以确保与所有邻国保持和睦关系。但希望任何名符其实的政府不会让它的社会结构遭到一心一意散布死亡和毁灭的恶人所进行恶毒而疯狂行动所拆毁或破坏。因此，南非决心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卫领土和人民，反击无缘无故进行的懦夫般的胆怯行为，这是无可置疑的。

有人指控南非说，它积极进行活动，以使其南部非洲邻国动荡不宁。甚至有人声称，这些国家经济情况的恶化大部分是因为南非故意制订的一项战略造成的，这项战略旨在弄垮它们的经济，以使它们依靠南非。事实恰好相反。南非比任何国家都清楚，它本身的利益即要求南部非洲境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该区域的动荡不安既威胁到南非的安全与进展，也威胁到莱索托和其他邻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这个地区身受某些固有的和外力强加的动乱因素之苦，诸如缺乏自然资源，高度人口增长率，多种族的存在，传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以及某些外来大国为了自私目的进行干扰，事实上，南非应被看作其中最大的稳定因素之一。

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南非的作用和打算：它随时准备向邻国输出大量主要谷物和许多其他食物。莱索托与南非玉米类产品消费者一样也因减价而受惠，每年节余几近\$400万。可笑的是，这笔数额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最近在纳塔尔省境内对电力设施造成的损害数额刚好相同，这些恐怖主义者逃至莱索托，随后并获准从该国再前往他国。此外，南非还在莱索托着手一项耕作和种植方案，由南非政府提供贷款资金，莱索托总理曾把这件事称作促使莱索托达到粮食自给自足的一个重要因素。



( 南非 )

南非拥有一个极发达的运输基本设施，为其紧邻，特别是莱索托所广泛使用。

南非的经济也向巴索托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最近的数字显示，现有141,000名巴索托人在南非就业。其中110,000人在矿业工作。这个数字约占莱索托成年男性人口的半数。他们的工资汇款占莱索托国民生产总值的40%强。

为数\$7,700万的矿工工资每年通过莱索托银行支付给，矿工还以现金汇款汇至莱索托约达\$8,000万的数额。此外，价值约达\$14,400万的货物每年伴随莱索托矿工从南非携回。2万余巴索托人在南非其他经济部门就业，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筑业占6,181人，政府事务占3,985人，制造业占3,851人，农业占1,941人。他们拿回大笔款项维持他们在莱索托的家人。这些汇款对莱索托经济的稳定若非必要也必定是极大的贡献。

南非政府紧急呼吁莱索托政府重新考虑它窝藏恐怖主义者的态度，这些恐怖主义者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筹划和协助执行在南非共和国和其他邻接领土内的颠覆行为和暴行。南非政府相信，大多数巴索托人并不支持莱索托政府对这一事项的立场，除非莱索托政府改变态度，否则如因南非不得不对边界施行更严格行动控制措施使其公民的就业机会处于危机，南非政府必须担负责任。当然，在南非和莱索托交界之处，人们可自由出入。每年约有150万人穿越边境各站，沿边界居住的600,000人获得出入边境许可，允许他们自由跨越边境。如果莱索托政府对于以莱索托为基地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恐怖主义者的活动一直采取坚硬的态度，从而迫使南非政府不得不考虑制订更严格措施以管制边界活动，将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在保健事务方面，南非的医院设备被包括莱索托在内的所有邻国用来进行专门治疗，南非的私人部门也资助免费医疗援助项目，周末派遣医务人员至包括莱索托在内的邻国，检查病人和施行手术。至于动物疾病方面，南非的昂德斯特新特兽

(南非)

医研究所每年送给包括莱索托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上百万剂量的42种不同疫苗。

在传播领域，南非向其邻国提供基本设施和必要服务，而且包括莱索托在内的某些邻接国家的所有国际电讯交通继续通过南非，未遭干扰。

在商务方面，早在1910年莱索托便与南非为海关工会协定的共同签署国，它的进口必需品大部分由南非供应。莱索托联营关税的份额是其国家收入的一个最重要部分，1981年达65%。莱索托1983—1984年的份额估计将达\$9,900万。

换句话说，南非及其包括莱索托在内的紧邻之间的合作，其范围几乎包括人类努力的全部领域，因此显而易见的，莱索托从它与南非邻近的关系而享受到了大量的物质利益。

那么为什么如此随便乱传这种显然是捏造的指控南非想弄垮其邻国的谎言呢？答案是一目了然的。某些国家政府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面对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实情，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对其国家和人民在一个社会政治与经济皆动荡不宁的时代所面临的严重而难以处理的问题予以迎击或找寻解决办法，南非就继续作它们长期的替罪羔羊。

就莱索托而言，莱索托政界内部不稳的特点已不是秘密，在这个危机隐伏的环境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份子在莱索托的存在成为一个有用的工具，使人不注意威胁到利布阿·乔纳森政府继续存在的政治对手所从事的武装和暴力的恶行。记得在1970年1月27日莱索托第一次独立之后选举时，曾暂停执行莱索托宪法，在利布阿·乔纳森总理的巴索托国民党选举已经可以看出即将失败后也曾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况。由于总理此后无法实现他关于举行自由选举的许多承诺，直接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莱索托本身遭到旨在推翻现任政府恐怖主义活动重新出现的困扰。

(南非)

关于这点，我要确切说明，南非政府一贯采取的政策是：不干涉所有邻国，包括莱索托在内的内政。一国政府在其领土内行使管辖权便有义务阻止在其领土内进行妨害其他国家的行动，这是传统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和普遍被承认的规定。这项义务是领土主权的固有性质。而今天这项规定更因各国不准在其管辖范围内从事有害另一国家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这个共同的最高利益而得到加强。

可供莱索托选择的途径是显而易见的。它必须决定是否将继续向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恐怖主义者提供庇护，或是否希望对区域内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南非政府一再表示愿意与其邻国达成不侵略协议，这个提议仍然开放。为什么莱索托不愿接受这个提议呢？如果它接受了，它便可终止目前的对抗局势，并大大有助于区域内的和平。只有莱索托可以说明不能接受南非的提议的理由。南非政府认为，如果通过这种性质的了解，暴行是可以消除的。南非政府深切希望，莱索托政府将作出肯定的答复。

主席：关于南非代表的开场白，我要说明如下：首先，我面前的南非常驻代表给我的正式信中并没有特别要求让他在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前发言。

其次，各位成员记得，在我们非正式协商期间，我们一致同意先就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其后才就议程项目进行审议。

我只能补充说，当然南非代表批评安理会的议事规则并非全然出乎意外的，至少就主席而言。

下一位发言人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约翰斯顿·马卡蒂尼先生，根据安理会议事规则第39条，安理会对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卡提尼先生：主席先生，我要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就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政权于1982年12月9日，亦即人权日前夕所犯下的卑怯行为在安理会发言。我也要感谢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同样地给我这个机会。

我也要祝贺阁下在安理会处理国际社会最严重关注的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担任安理会的主席。主席先生，贵国曾受法西斯主义侵略之苦，所以对审议中的局势的严重性一定是最为敏感的。

感谢你的外交手腕和杰出的能力，使安理会能够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种族主义南非对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侵略，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我国人民因为有抵抗殖民征服的共同历史而连接在一起，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阁下，我要向你和安理会各位成员，特别是莱索托国王莫舒舒二世陛下和莱索托代表团表达我们主席奥利弗·坦博的深切遗憾，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他无法前来参加安全理事会这次对我的组织和南非被压迫的人民都极为重要的会议。

让我提醒你，今天，12月16日，正当安理会在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可耻行径表示嫌恶与愤慨时，该国的法西斯统治者正在庆祝他们征服我国人民的年度纪念日。在他们的典礼中，比勒陀利亚奴隶主完全忘记了大约就在21年前的此时，爱好和平的人类确认南非被压迫人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非暴力斗争，使著名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我们杰出的领袖，已故的艾伯特·卢图利。

使人感到讽刺的是，就在我们组织的领导人获得这项殊荣的同一年，种族主义政权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举行国民会议以奠定走向民主南非的道路的呼吁作出了反响，除别的以外，动员了压倒性的军警力量，无情地粉碎非洲人国民大会所组织的和平罢工，终于关闭了和平转变和非暴力斗争之门。因而逼使我国人民走向为争取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持久斗争的新阶段。因此，我们在今天也庆祝

(马卡提尼先生)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武装翼，国家之矛的二十一周年纪念。在我们庆祝这个周年纪念日时，我们受到美利坚合众国著名的开国宣言的鼓舞，宣言说：

“但是等到一连串的暴虐与掠夺，全在追求一个同一的目标，证明了政府的全部企图，只是要把人民置于绝对的专制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去把这个政府推翻，……”

我们也受到《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安理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和特别是确认南非人民为夺回权力而进行的一切形式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的合法性的那些大会决议的鼓舞。

在这个对我们组织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日子，安理会各成员应该可以追忆和回顾那些导致我们现阶段的斗争的事件。在听取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的发言之后，这已变得更加重要。主席先生，此刻我必须说，或许只是由于你的保护，我才能在他刚离开的席位就座。安理会和国际社会都已熟知，这些人是一个民族的后裔，这个民族于1836年越过一个他们才殖民不到两个世纪的殖民地边界，为了不满该殖民地接受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进步——废除奴隶制度。他们离开是要去建立一个国家，正如他们臭名昭著的宣言所宣告的，一个黑人和白人在教会或国家中都不平等的国家。

他们以大量的优越武器征服了我们人民，并夺取了土地，他们开始以符合他们宣言的规定的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人民，该宣言说，将奴隶制说成是对人类罪行的普遍说法并不符合上帝的意旨，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他们，即上帝选民的一种罪行。

他们奴役我们，并在那些宣称奴隶制是一种罪行的人们的支持之下，一直到今日都使我们受到奴役。

为反抗压迫的枷锁，我们不断地以人类所能运用的一切和平方法进行斗争，直到所有的方法都用尽。

(马卡提尼先生)

我现在要很简短地叙述莱索托对我们在这个区域的斗争的意义。莱索托有悠久的英勇历史。在殖民征服的战争中，当它的领土最先受到布尔人，后来又受到英国人的侵犯时，它英勇地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为捍卫领土而奋勇作战，但领土却逐渐被嗜占土地的殖民者所蚕食。靠着一位有远见的司铎和领袖精明地运用外交和英勇抵抗相结合的手段，使莱索托能够抵挡全面的征服。

1910年当英国在英国-布尔人的战争中制服了布尔人之后，英国在这个地区的许多殖民地中建立了所谓南非联邦，政治权力掌握在白种殖民者手里，它誓言要在适当时候把莱索托、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并入这个臭名昭著的联邦中。莱索托必须再度在外国征服的阴影下生存，并且在五年当中必须向这种买卖人类灵魂的交易作战。1966年，当莱索托最后赢得独立时，比勒陀利亚的法西斯政权征服这个勇敢民族的决心仍然没有改变。正如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向安理会有力地说明，直到今天，莱索托唯一的急务是要抵挡南非对其领土的帝国主义阴谋。联合国的神圣使命是要协助莱索托为争取生存而进行正义斗争。

我们已听取了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所发表的一大堆谰言。显然我们无法一一加以讨论，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发言有一大部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宣传，该政权发觉自己几乎已被国际社会完全孤立。但他的论点有少数仍值得我们密切注意。

我想重要的是，安理会应回顾今日南非政府统治者的历史，以便了解他们的心态和种族隔离制度缔造者的无可救药的法西斯性格。我们要特别回顾，这个制度已被一致谴责为对人类的一种罪行，我们认为它是纳粹主义的分枝，它兴起的时间，也正是欧洲面临纳粹德国兴起的时候。

今天在南非掌权的人当年都骄傲而公开地自认是希特勒德国的门徒；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在南部非洲进行破坏行动，为纳粹德国征服该地区做好准备，其中有些人在那个时期还受到拘禁。

(马卡提尼先生)

我们也必须提醒安理会，我们在此谈论的那些人，他们在非洲的侵略和扩张主义阴谋是能够由他们的立法来证明的，他们的立法赞成对赤道以南的所有非洲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同样重要的是应注意到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未曾尊重过——实际上是蔑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尊奉的每一个理想的政权的代表的发言。

他来到这里说，莱索托有一个选择，并说他期望莱索托作出积极反应，实际上是要莱索托不再遵守关于难民的日内瓦公约，和依照《世界人权宣言》所通过的联合国各项决议。如果是这样，那就如我对安理会所听取的那项发言的解释那样，南非将有权重复安理会正要谴责的那些行动。他们要求莱索托去做的是同种族隔离政权结盟而反对解放运动。

相对于我所提及的目前在南非宪法中所明确规定的不论在教会或国家中，黑人与白人之间不应有平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目标是什么呢？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在1955年6月26日在开普敦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自由宪章》中已有明白规定。在这个政治纲领中，我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南非人民宣布，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应该知道，南非属于居住在那里的黑人和白人，任何政府，除非是基于全体人民的意愿，否则就不能合法地执掌权力，我们将为实现一个民主国家而努力，保证所有南非人无分种族、肤色或信仰，都能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在南非却是叛逆的，莱索托及其他邻国被要求同南非联合起来与这种理想作战。但这些都是符合《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而且实际上也符合《美国独立宣言》的原则。

有人在这里指说，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利用莱索托为跳板在南非进行所谓恐怖活动。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符合事实了。我所说的话已一再由比勒陀利亚国防部长马格纳斯·马伦加以证实和重申，他鼓吹全面动员整个白人社会，把白人的兵役年龄扩大到自16岁至65岁。他说，不然南非就不能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所发动的战争中获胜，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进行的不是有边界的战争，而是地区战争。

(马卡提尼先生)

换言之，由于国际社会的立场，即承认为消灭一种举世谴责为对人类的罪行的制度而进行的一切形式的斗争的合法性，鼓舞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使它得以从中摄取力量，同时它也知道象莱索托这样的国家的脆弱性及种族隔离政权的法西斯特性，该政权会利用任何可用的借口来侵略这些国家，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意并一贯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将人力渗透入南非，并在南非内部建立细胞。

这个政权是自纳粹德国以来其政策被指为是对人类的罪行的唯一政权，我们对这个政权进行武装斗争，自问并无不合。我们认为，我们的人民依循美国、阿尔及利亚、越南、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许多其他人民的榜样，正在执行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同时这也是我们对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所做的贡献。哪里有殖民征服，哪里就有为争取自由的反抗。我们的情况亦不例外。

即使不免重复，我仍然必须表明，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对于我们与莱索托捍卫独立的英勇立场团结一致，一贯地引以为荣。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在听取了莱索托国王陛下对该地区政治情况的深入分析后，将不只是谴责法西斯主义南非的侵略，而是借此机会集体地和个别地支援莱索托国王、借用乌干达代表的话说、为了在种族隔离禽兽的腹下维护莱索托的主权，及对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给予政治庇护的权利所做的努力。

我们希望安理会那些自诩同法西斯主义南非结盟的成员国能够因为投票赞成第527(1982)号决议而显示已在开始改变它们的立场。

我无须在此驳斥种族隔离政权的代表为了替该政权对莱索托的赤裸裸的侵略辩解而说的无耻谎言。莱索托国王陛下已充分地加以驳斥。只须这样说，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我们的自由斗士是在我们国家的心脏地带进行活动。

这类证据之一是两年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向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单方面宣告，承诺以人道主义的方式进行战争，保证尽可能避免造成平民丧生。



(马卡提尼先生)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种族隔离政权并未停止屠杀约翰内斯堡或索韦托或伊丽莎白港或兰加街头的和平示威者；也并未停止侵犯其邻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以便杀害这些国家庇护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或同情者。

它甚至还炸毁我们远在伦敦的办事处。现在它无缘无故地对莱索托进行侵略，造成数十名无辜难民，特别是莱索托人的死亡，其中包括妇女与儿童，甚至还有一对于突击前一天抵达莱索托度密月的夫妇。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说，他的政府将坚决保持其立场，不容莱索托庇护反对种族隔离的人。这使我想起我们听到的种族主义外交部长对昨天通过的决议的反应。他称之为一场滑稽表演。换言之，这个庄严机构一致采取的集体立场，在种族主义政权的代表眼里是一场滑稽戏。这使我们想起他们对于解放奴隶所采取的立场。他们说那是违反上帝意旨的。这使我们想起数不清的永无休止的专断逮捕和审判，把自由斗士判处死刑，他们的唯一罪行是向往全世界所公认的基本人权。对他们来说，所有这些都是滑稽戏。

我想这些对于自称为是基于同种族隔离政权的友好与联盟而同南非政权维持建设性交往的一些国家，是特别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应不仅了解他们这些朋友和盟友的性格，而且也应了解他们的心态。我想关于此点，最好的描写是出自一位名叫埃德加·布鲁克斯教授的著名南非历史学家的笔下，他曾经是当权的国民党的党员。在一本1970年代出版的书中，他说任何人试图促使国际社会和南非目前的统治者进行对话，就好比有人想使鲸鱼和大象决斗一样。根本没有碰头的地方。

(马卡提尼先生)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宗教的民族，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并享有神灵的启示，要使黑人永远臣服。因此，今天在此谴责他们，我们并不局限于他们在他们的宪法中所持的立场，当时他们向北迁移，抱怨着奴隶的解放，并说那是有违上帝的旨意，我们同时还可以从他们最近所持的立场中举出例证。

诸位已读了很多巧意安排的宣传，吹嘘所谓宪法的特许或改革，按其规定，将赋予所谓有色人和印度人一些有限的政治权利。当然，他们并未昭告世人这项改革使得被压迫的黑人有服兵役的义务，但他们再进一步地说，这项改变永远也不会适用于2200万黑人，因为，就如一位内阁部长所言，黑人在心智上还未有足够的发展；他们没有能力了解复杂的民主过程。

我想要说的是，现在是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反映出两年或三年前一些国家元首在哈瓦那所采取的立场的时候了。他们当时总结表示，除非完全消灭种族隔离制度，代之以一个民主国家，否则南部非洲就不可能有和平、稳定或安全。国际社会也必须依照大会在若干场合所采取的立场，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种族隔离是无法改革的，必须加以消灭。因为我们现在亲眼见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听到了想把这些制造动摇的政策说成有理的论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说，该地区象莱索托这样的国家无法处理它们自己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他真正的意思是，种族隔离政权正在招兵买马，训练和资助不仅是莱索托，而且是该地区许多国家的犯罪分子，把这些人部署回国，以便动摇甚至颠覆那些敢于遵照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联合国各项决议而坚决站稳立场的政府。

这些武装匪徒事实上已成为南非秘密警察和军队的附属部队。他们正在接受培训。这里我还要谈谈中东问题，因为那是他也谈到的，他谈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仿佛以为我们不能这么做。

事实上，现在所看到的一幕非常残酷的景象，与我们刚在中东所见到的很相似。

(马卡提尼先生)

现在有人说，这些武装匪徒正被豢养，以便在南部非洲扮演长枪党的角色。

我已说过，我不可能在此讨论所有的妄言，但我要提醒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他说话的口气彷彿是全世界都步调错乱而只有他们是对的，我要提醒他，大约有20年，这个庄严的机构通过了许多决议，一致向种族隔离政权提出请求和呼吁，终而至于谴责它，并规定对它采取诸如制裁等的惩罚措施。我应提醒他，非洲人国民大会就象在它之前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其他解放运动一样，继续获得愈来愈多的支持。我要在此向一贯坚决支持我们的斗争的那些国家致敬。

最后，对于这些妄言，重要的是应提醒世界并再次试图使人们了解我们所需应付的是何等样的人，他们犯下了这样的罪行，却要责备莱索托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所谓平民结合而使事情变得棘手，我不知道所指的是什么事情。换句话说，我们不算是人，我们必须在树丛里生活，不能再同我们的兄弟生活在一起。莱索托不能给予南非人政治庇护和提供避难所。

那就使人想起南非代表所引述的他们试图同莱索托和平地解决问题的一些实例。我们记起南非当局在史蒂夫·比科被谋杀后所提出的解释——他以头撞墙而死。该政权还试图辩称，在酷刑室或监牢里被杀的阿格特博士和其他政治犯是执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道命令，即他们必须自杀。比勒陀利亚政权后来又忘了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毫无疑问，他们今日提出的解释几个月后就会遗忘，然后又编造新的解释。

事实上，南非对莱索托的敌视是由于后者严格遵行联合国的决议，对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国际斗争。其形式是莱索托拒绝同比勒陀利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也由于莱索托拒绝承认特兰斯凯和其他班图斯坦，严格遵行关于难民问题的日内瓦公约，并拒绝接受所谓南部非洲国家联盟——按此种构想南非当然成为帝国主义主人，继续奴役南非的巴苏陀同胞。种族隔离政权要求莱索托同它合作，否则就将一再加以袭击。

(马卡提尼先生)

因此，这不只是对莱索托的侵略。这也是对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对日内瓦公约的侵略。所以当前最迫切和必要的是，国际社会除了口头支持和表面谴责之外，应进而有所作为。

目前，在我们表示希望昨天所通过的一致决定能够埋葬既往而象征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的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南非政权实际上是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声援行动和言论的鼓舞，促使它不仅在南非境内进行凶残镇压，而且还悍然地进行侵略。我们希望这项决议的通过意味着这种情况的终止。

最后，我们要向莱索托继续为恐怖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受害者提供救助的英勇立场致敬。莱索托国王陛下向安理会保证莱索托会继续按照关于难民问题的日内瓦公约承担义务，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欣慰。莱索托执行这项勇敢而困难的任务，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具体支持。

主席：感谢马卡蒂尼先生对我说的客气话。

由于没有别人要发言了，我想以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在人们对南非许多侵略行为记忆犹新，联合国许多有关决议墨迹未干之际，国际社会极为震惊而愤慨地获悉它又一次悍然违反国际法一切准则，傲然蔑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规定。

1982年12月9日凌晨，南非突击队在夜色的掩护下，无端发动了安排周密的可耻袭击。这次武装入侵使无辜者丧生，人受痛苦，财产遭毁坏，奉行爱好和平政策的不结盟国家莱索托王国的主权、领空和领土完整遭到野蛮的侵犯。有人企图再次胁迫莱索托当局拒绝按照其传统惯例、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义务，庇护种族隔离的受害者。

前天，我们悉心听取了莱索托王国莫特洛雷伊·莫舒舒二世国王陛下向安理会所作的重要发言。我们同他一样，对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及比勒陀利亚政权为之辩护

(波兰)

而提出的无端指责表示关切。我们向他和莱索托人民表示对死者家属的深切慰问和哀悼。

我们刚听取了南非代表的发言。这个发言丝毫不能令人信服。那傲慢欺骗的语气只能更加证明南非对非洲国家真正奉行的是敌对政策。

南非有预谋的侵略性行为还进一步证明它悍然向全世界挑战。这严重威胁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这不能看成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蓄意以武力残酷地进行侵略、恐怖和恫吓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表现为对莱索托王国等诸邻国屡屡入侵的南非侵略计划的一部分。人们还必须认识到，莱索托的领土不仅遭到军事侵略，而且也受到经济侵略。

显然，比勒陀利亚政权如果没有它的西方朋友和盟国，其中首推美利坚合众国，确实从政治和军事上给予事实上是无条件的支持，就无法推行它的侵略政策。这些国家给予南非的援助长期以来一向在政治上怂恿、在后勤方面支助这个非人道的种族主义政权，使它得以坚持挑衅和进攻的政策路线。这一政策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战略利益服务，有助于实现它们不可告人的敌对目标。

波兰始终不渝地致力于联合国的工作和活动，这反映在我们对非殖民化进程的贡献中，其中尤其反映在我们过去在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目前在纳米比亚委员会的工作中。我们一贯的态度根源于我们外交政策的一项原则：声援新兴国家的原则。这些国家在与殖民主义作艰难的斗争中赢得民族独立，现在正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奋斗。

毋庸置疑，南非对莱索托及其它非洲国家屡屡进行的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严重威胁着整个非洲大陆的安全。因此，我们坚决支持安理会为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而可能采取的果断措施。

所以我们投票赞成1982年12月15日通过的决议，认为它是安理会应该采取的最低限度的行动。我们十分满意地注意到投票的结果，十分高兴地听到许多

发言中，包括那些与南非保持着紧密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的国家的代表的发言中，对南非的侵略行动及其政策的一致谴责。

只是谴责并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因为我们切不可忘记谁在不久前行使否决权，阻止对南非政权采取全面强制制裁。但是，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决定使我们有理由期望只要安理会具备政治意志即能迅速行动，履行其职责。

我现在重新履行安理会主席的职务。莱索托外交部长查尔斯·杜贝·莫拉波先生要求发言，现在我请他发言。

莫拉波先生（莱索托）：我不想回答南非常驻代表的发言，但是在我向本理事会成员国表示谢意的同时，我不妨就南非代表发言中的几点发表意见。

他批评英国准予我们独立。他不知道我们提出了独立的要求，并且未经流血获准独立。南非现在日子不好过，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自1912年以来一直要求平等，它正在进行一场极为崇高的斗争。它并不想压迫南非的白人，而是要白人与之平起平坐。南非人不打算这么做。

南非代表不厌其烦地谈论南非经济之强大。这正是南非人正在犯的错误的。的确，他们的经济是强大的，但是他们似乎以为他们可以以此来操纵控制邻国。在这次我们都知道的辩论中，与南非相邻的各国表明它们不会受人摆布，莱索托就是其中之一。南非心想由于它的经济情况，它可以指定我们结交谁，接纳谁——就因为它经济强大。

南非代表发表了一通奇谈怪论，但其中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莱索托拒绝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为什么拒绝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一地区并没有敌人，不需要共同防御条约。这个地区的唯一问题是种族隔离。如果我们在一个我们认为确实不存在敌人的地区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那就等于说我们要缔结一项反对正在争取平等的南非人民、南非黑人的互不侵犯条约。这就是我们拒绝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理由。所有的小家园和班图斯坦——西斯凯·特兰斯凯等南非制造的微不足

(莱索托)

道的东西——都已与南非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西斯凯的领导人或首席部长——我不清楚他的职称究竟是什么——是第一个说对马塞卢取得的成果感到欢欣鼓舞的人。此话不是出自他自己的口，而是某方人士口授于他的。

我国国王十分正确地指出，莱索托将收留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难民及任何其它难民。关于这一点，我要指出，我们对莱索托境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难民极为满意。他们没有使我们难堪，他们严格遵守让他们避难的各项条件。正由于这一点，我们曾多次要求南非指明与莱索托接壤的边界上有哪一所农舍、哪一条铁路、哪一样东西是被自莱索托的人毁坏或损伤的。我们获悉的例子是远离莱索托1,000英里以外的开普敦以及伊利莎白港、爱兰达和乌姆塔塔。我们和这些地区毫无交往。他们不想承认南非遍地皆是种族隔离的反对者。他们忆测反对者来自莱索托。

我们非常感谢安理会。我们保证不鲁莽或冒失从事，我们一定保持冷静的头脑。我们需要这一地区保持和平，但是我们知道南非强大的经济将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被摧毁。南非代表说我国人民正在南非工作。所以说，南非的经济是依靠我国人民建立起来的。我们并不那么愿意或急于让人将它摧毁，但是我们看到该国只要坚持种族隔离就必定面临的灾难。那些自认为珍爱南非的国家必须向它施加压力，以免它摧毁这个经济。

南非威胁说它可能关闭我们的边界，阻挠来往的活动。很遗憾，这种威胁是在这个会议厅里发出的，但是我相信安理会一定已经注意到这一威胁。

最后我必须指出，我国首相并不担忧自己的政府会倒台。

主席先生，谢谢你和安理会所有其它成员国通过这项决议。

主席：至此已没有代表要在本次会议上发言，因此安全理事会结束了这一议程项目本阶段的审议工作。

下午7时40分会议结束